

中國文學發展史

劉大杰著

劉大杰著

中國文學發展史

(中)

中華書局

中國文學發展史

(中)

劉大杰著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*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3印張·281,000字

(原古典文學版印33,000冊)

1962年9月新1版

1962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(平)1—14,500 定價：(7)1.30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5053 62.9.修訂重排遲型

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冊目錄

第十二章 唐代文學的新發展

一 緒說

二 唐詩興盛的原因

三 唐代的古文運動

四 唐代短篇小說的進展

五 唐代的變文

第十三章 初唐的詩歌

一 齊梁餘風

二 王績及其他詩人

三 初唐四傑

四 沈宋與律體

五 陳子昂與詩風的轉變

第十四章 盛唐詩人與李白

一 緒說

二 王孟詩派

三 岑高詩派	四五二
四 李白的生平及其作品	四六〇

第十五章 杜甫與中晚唐詩人

一 緒說	四七四
二 杜甫的生平及其作品	四七五
三 大歷詩人與張籍	四九〇
四 白居易的文學理論與作品	四九九
五 孟韓的詩風	五〇九
六 晚唐詩人	五一五

第十六章 詞的興起

一 詞的起源與成長	五二六
二 敦煌曲詞	五三八
三 晚唐詞人溫庭筠	五四一
四 五代詞的發展與花間詞人	五四六
五 李煜與南唐詞	五五二

第十七章 宋代的社會環境與文學發展

一 宋代的社會環境與文學趨勢	五六一
二 宋代的古文運動	五六九

第十八章 蘇軾與北宋詞人

五九〇

一 宋詞興盛的原因

五九〇

二 宋初的詞

五九三

三 詞風的轉變與都會生活的反映

六〇二

四 蘇軾的詞

六〇九

五 周邦彥及其他詞人

六一六

六 女詞人李清照

六一四

第十九章 辛棄疾與南宋詞人

六二九

一 時代的變亂

六二九

二 辛棄疾及其他詞人

六三〇

三 格律派詞人

六四六

第二十章 宋代的詩

六四四

一 宋詩的特色與流變

六四四

二 歐陽修、蘇軾及其他詩人

六六六

三 黃庭堅與江西詩派

六八〇

四 陸游及其他詩人

六九〇

五 反江西詩派

七〇〇

六 遺民詩

七〇九

七 北國詩人元好問

七一四

第二十一章 宋代的小說與戲曲

上篇

宋代的小說

一 志怪傳奇的文言小說

二 宋代白話小說的興起

三 宋代的短篇小說

四 宋代的長篇小說

下篇

宋代的戲曲

一 中國戲曲的起源與演進

二 宋代的各種戲曲

七一九

七一九

七一九

七一九

七一九

七一九

七一九

七一九

七一九

第十二章 唐代文學的新發展

一 緒說

自三國到南北朝，政治上的混亂局面，延長到三百年之久。在這長時期中，漢族和其他民族的血統交流，外來的宗教、哲學、藝術以及物產各方面的輸入，無論在物質精神方面，都加入了一些新成分，形成了這一階段文化生活的特色。把這個外在的混亂局面加以統一，在漢族與其他民族融化的基礎上而成立集權的中央政府的，是開創隋帝國的文帝楊堅。在這久亂之後，如果能够休養生息，進一步采取一些改良措施，隋帝國的命運是不會這樣短促的。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建設，也可以積極開展起來。無奈一到了煬帝，便形成那種嚴重的內荒淫而外浪費的局面，形成殘酷剝削人民、階級矛盾極其尖銳的局面，於是那基礎本不穩固的帝國生命，便很快地斷送了。舊唐書食貨志說：『隋文帝因周氏平齊之後，府庫充實，庶事節儉，未嘗虛費。開皇之初，議者以比漢代文、景，有粟陳貫朽之積。煬帝即位，大縱奢靡，加以東西行幸，輿駕不息。征討四夷，兵車屢動。……數年之間，公私罄竭。財力既殫，國遂亡矣。』可知文帝時代，社會經濟已大好轉，如果煬帝對當日恢復過來的社會生產力不予以根本性的破壞摧殘，隋帝國的生命，決不會那麼曇花一現。在這種情勢下，真能在政治文化的建設上，創造出

偉大的成就來的，不得不待之於繼隋而起的唐朝。

由貞觀到開元將近百年的休養生息，封建統治者鑒於煬帝暴政統治下人民反抗之激烈，農民起義軍威力之強大，從歷史上得到『以古爲鑑』的教訓，不得不採取一系列安定社會、發展經濟的積極措施以緩和階級矛盾；因此經煬帝一手破壞的社會經濟與勞動生產力，又恢復轉來，而達到高度的繁榮。在這種繁榮中，唐帝國因此建立了穩固的基礎。於是文教武功以及新的民族實力，都得以充分地發揚光大。由唐代所設的六都護觀之，中國當日的勢力，東北至朝鮮、滿洲，西至天山、南北路及中亞細亞，北至蒙古，南至印度支那，其聲勢已遠在秦、漢以上了。由儒、釋、道三教的並盛，與祆教、摩尼教、回教的流佈，形成思想界的活躍與自由。因陸海交通的頻繁，運河、長江的便利，直接促進國內商業經濟與國際貿易的發達，形成都市的繁榮與市民階層的成長；間接也就促進本國文化與外族文化的交流。當日如日本、新羅、百濟、高昌、吐蕃諸邦，都派遣僧徒學子來唐留學，極一時之盛。從漢朝以來，唐朝是第一個強大有力的帝國，是東亞文化的代表。民族具有一種創造的精神與革新的毅力，再加以外族文化的激盪交流，於是音樂、繪畫、雕刻、建築各方面，都呈現着顯著的進步。尤其是印度文化，繼漢、魏、六朝之後，有更進一步的接觸與融和，對於中國文學產生了較爲顯著的影響。

詩是唐代文學的代表，這是人人所知道的。詩以外如古文運動的興起，傳奇的盛行，變文的出現，詞的形成，都是唐代文學的新發展。詞的產生，在中國韻文史上開闢了一個新局面，是一件重大的事，所以關於它的起源和發展，將在另一章裏獨立敘述。再如北齊時代受着外族樂舞的影響而出現的『代

面』、『撥頭』與『踏搖娘』以及唐代的『參軍戲』等等，自然都是戲曲史上的重要材料，究因成就尙微，只好等到討論宋、元戲曲的時候，再來補述。

二 唐詩興盛的原因

唐朝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。形式方面，無論古體律絕，無論五言七言，都由完備而達全盛之境。內容的豐富，風格的多樣，派別的分立，思潮的演變，呈現着萬花撩亂的景象。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，所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。清代所編纂的全唐詩，所錄共二千餘家，錄詩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。但也並非唐詩之全部，其遺佚的尙有不少。在這些書裏，自帝王、貴族、文士、官僚，以至和尚、道士、尼姑、歌妓，都有作品。可知詩歌在唐朝，成爲一種最普遍的文學形式，不只是少數文士的專利品。詩在唐朝這麼蓬勃地發達起來，自必有種種相依相附的原因。

一、詩人地位的轉移

唐詩的主要特色，是其內容包含的豐富，反映社會生活的廣闊，而在詩歌藝術上，得到了高度的成就。通過詩歌的豐富內容，我們可以看出當日社會生活與人民思想感情的表現。在那些作品裏，無論大地山河、戰場邊塞、農村商市，以及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，政治的現狀，歷史的題材，階級的對立，婦女的遭遇等等，無不加以描寫。因此擴大了詩的境界，加強了詩的生命，提高了詩的地位，豐富了詩的內容。這種進步的現象，是唐以前的詩歌所沒有的。這因爲往日的詩壇，除

了少數的民歌以外，大部分是掌握在君主貴族的手裏。他們都是養尊處優，缺少社會生活的體驗，尤其缺少對窮苦人民情感、生活的接觸與瞭解。他們拿起筆，大都只能傾心於文學的辭藻與形式，表現他們那種特有的狹隘的宮廷風尚與貴族的上層生活。試看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接近民間，因此在那些作品裏，就能反映一些現實社會的面貌。建安文學之有價值，就在於他們還能正視現實，學習民歌的創作精神。到了兩晉、南北朝，門閥之風極盛，文壇幾乎盡為貴族所佔據。上行下效，彼此附和。談玄大家談玄，信佛大家信佛，做宮體詩大家做宮體詩。他們的生活，同民衆相隔千萬里，民衆的痛苦，他們不能瞭解，也無從瞭解。在這種情狀下，他們的作品內容自然是貧薄，詩的情感，大都是限於那特殊階級的情感。由兩晉一般的遊仙文學，梁、陳的宮體文學看來，便可瞭解作品中的內容是如何的空虛，更可瞭解那特殊階級的生活情感，同民衆的生活情感，距離得多麼遠。晉及南北朝詩人，只有左思、陶淵明、鮑照出身較為窮困，因此在他們的作品裏，時時閃露出現實社會的深厚色彩。才情固然不能否定，但社會人生的實際感受和進步的思想，對於文學的成就更為重要。到了唐代的詩人，這情形就兩樣了。那一批有名的作家，都不是君主貴族的特殊階級，大半是來自中下層社會，他們都有豐富的生活與對現實社會的認識。我們試檢閱一下高適、岑參、王昌齡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柳宗元、孟郊、張籍、元稹、白居易、李商隱、皮日休、聶夷中、杜荀鶴諸人的歷史，便會知道他們都經過困頓或流浪生活的磨練。由於他們多來自中下層，對於社會現實，對於人民生活有一定的體驗；必要有了這樣的生

活、思想基礎，才能正確地學習、繼承文學遺產的優良傳統，才能在詩經、楚辭、樂府歌辭中吸取反映現

實的創作精神。六朝詩人的集子裏，樂府作品很不少，他們也不是不學習樂府；那時的階級鬥爭，也非常尖銳，但因為他們都浮在上層，所以在作品中只能略具樂府的形貌，而沒有樂府的真實內容。唐代詩人善於學習文學遺產中的精華，藝術技巧固然是其中的一面，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，具有現實生活的基礎，才能理解、掌握和運用詩經、楚辭、樂府民歌中的進步的創作方法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們才能在唐代各階段的階級矛盾、階級鬥爭的人民生活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鬥爭中，吸取現實性、政治性的題材，以優秀的藝術技巧，寫出形式多樣、風格多樣、內容充實的詩歌。同時，由於唐代用科舉考試，打破了過去幾百年的門閥制度，使得中下層知識分子，通過考試，可以登上政治舞台；其目的雖是使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』，為封建統治者服務，但客觀上則不僅在政治上反映出進步性，在文學上也反映出進步性，而形成一個文化普及、思想解放的新時代。從前被壓迫的中下層的知識分子，在政治上文化上既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，於是文學的創作，就衝破了六朝貴族文學的束縛，深刻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與感情，豐富和提高了文學的內容與形式。從君主貴族所掌握的詩壇，轉移到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手裏，實在是使唐詩發達起來充實起來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
二、政治背景 在封建社會君主集權時代，政治勢力，給予文學以一定的影響。漢代的賦，梁、陳時代的宮體文學，我們都可看出政治勢力與文學的相互關係。唐代幾個有權力的皇帝，不僅都愛好文藝音樂，並大加提倡。太宗先後開設文學館、弘文館，招延學士，編纂文書，倡和吟詠。高宗、武后，更好樂章，常自製新詞，編為樂府。中宗時代，君臣賦詩宴樂，更時有所聞。

中宗正月晦日，幸昆明池賦詩，羣臣應制百餘篇。帳殿前結綵樓，命昭容（上官婉兒）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。從臣悉集其下，須臾紙落如飛，各認其名而懷之。（唐詩紀事）

神龍之際，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，金吾弛禁，特許夜行。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，無不夜遊。車馬駢闐，人不得顧。王主之家，馬上作樂以相誇競，文士皆賦詩一章，以紀其事，作者數百人。（大唐新語）

到了玄宗，這種風氣更盛。他自己是詩人、樂師兼優伶，愛好文藝，附庸風雅。在新舊唐書的音樂志、禮樂志內，有不少他與臣妃倡和的記載。其他帝后，亦多愛好詩歌，提獎後進。如憲宗召白居易爲學士，穆宗徵元稹爲舍人，都是以詩識拔。玄宗因愛好詩歌，特置詩學士七十二人。白居易死後，宣宗作詩云：『綴玉聯珠六十年，誰教冥路作詩仙。浮雲不繫名居易，造化無爲字樂天。童子解吟長恨曲，胡兒能唱琵琶篇。文章已滿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愴然。』當日的君主，這樣對待詩人，一面是增加詩人的聲譽，同時又給後起士子以鼓舞。這種現象在封建社會裏，對於文藝的發展，很能起一些刺激作用。加之唐代以詩取士，於是詩歌一門，成爲文人得官干祿的捷徑，與明、清兩代的制藝相同，作爲當日青年士子的必修科目。以詩取士，格於歌頌的內容與形式的限制，自然難得有精采的作品。但這種考試的制度，提倡作詩的風氣，對加強詩歌技巧的訓練，對詩歌的普及，有重要作用。楊慎升庵詩話引胡子厚云：『人有恆言曰：唐以詩取士，故詩盛……此論非也。詩之盛衰，係於人之才與學，不因上之所取也。』王世貞也說：『人謂唐以詩取士，故詩獨工，非也。凡省試詩類鮮佳者。』（藝苑卮言）他們這些意見，似是而實非，因爲都忽視了考試制度對於詩歌技巧普遍訓練的作用。詩歌技巧的普遍訓練，是詩歌

繁榮的一項準備工作。全唐詩序說：『蓋唐當開國之初，即用聲律取士，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，悉從事於六藝之學，以爲進身之階，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。而又堂陛之賡和，友朋之贈處，與夫登臨讌賞之卽事感懷，勞人遷客之觸物寓興，一舉而託之於詩，雖窮達殊途，悲愉異境，而以言乎摭寫性情，則其致一也。』這樣的說明，較之胡、王諸人的議論來，就顯得全面一些了。

三、詩歌形式的發展 某一種文學在某一時代的興衰，其內在的歷史原因，固然是複雜多端，然其形式的發展，也起着一定的作用。文學形式爲內容所決定，與歷史環境發生密切聯繫。只有適合於文學內容的要求，形式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。如四言詩萌芽於周初，全盛於西周、東周之際，而衰於秦、漢，後代雖偶有作者，如曹操的短歌行，固然獨具特色，但究因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，終無法挽回那已成頹局。辭賦的命運也是如此。五言古詩起於漢代，盛於魏、晉、南北朝。這都說明了文學形式發展的歷史意義。至如七言古詩及律體、絕句的新體詩，在六朝時代，才開始形成，形體、音律，初具規模。到了唐代，階級矛盾和政治鬥爭日益發展，社會生活日益複雜，詩人的思想感情也更爲豐富，在詩歌創作上，新的內容，要求新的形式。唐代詩人們，正好運用新興的形式，來施展自己的才能。加以辭賦一體，久已僵化，傳奇文學，興起較遲，於是唐代文人的創作，主要集中精力於詩歌。從這一點來說，對於唐詩的繁榮興盛，特別是表現在唐詩多種多樣的詩歌形式的優美成就上，是有一定的意義的。

三 唐代的古文運動

中國文學觀念的解放，起於建安，經過陸機、葛洪、劉勰、蕭統、鍾嶸諸人的發揮討論，在文學理論上得到很大的成就。但這一時期的創作傾向，無論詩文辭賦，大都偏重聲律、形式與辭藻的美化，形成中國文學史上柔靡浮豔的文風。其間雖也有劉勰、鍾嶸、裴子野、蘇綽、李諤諸人的批判和反抗，隋初甚至還對撰述『華豔』文表者予以處分，究竟風氣已成，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。所謂真正的文學改革，不得不待之於唐朝了。關於詩歌的革命，留在後面再說；現在所要講的是由韓愈、柳宗元所代表的反對六朝駢文的古文運動。

在韓愈之前，首先反對六朝文風的是王通的中說。中說是否爲王通所撰，雖有人懷疑，即使出其門人或其子孫，總還是一本隋末唐初的作品。在那裏面所表現的文學觀念，我們可看作是排擊六朝文學建立教化、實用文學的先聲。

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無文也。王道從何而興乎？吾所以憂也。（王道篇）

古君子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而後藝可遊也。……古之文也約以達，今之文也繁以塞。（事君篇）

薛收曰：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。上明三綱，下達五常，於是徵存亡，辨得失；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，君子賦之以見其志，聖人采之以觀其變。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，是夫子之所痛也。（天地篇）

子曰：學者博誦云乎哉，必也貫乎道；文者苟作云乎哉，必也濟乎義。（天地篇）

他在這裏，一則說『王道』，再則說『志於道』、『貫乎道』，可知文以載道的觀念，實由中說的作者開其端緒，也即以儒家的道統作為評量文章的要旨。其次，他不僅攻擊六朝的文風，還鄙斥六朝的文人，對謝靈運、沈約、謝朓、吳筠（按應作吳均）、謝莊、王融、湘東王兄弟、徐陵、庾信、劉孝綽兄弟、江總諸人，都進行了指責（事君篇）。而他的文學主張則崇尚『約以則』與『深以典』，強調重道輕藝，重行輕文。其內容必須『上明三綱，下達五常』，代表了正統的儒家思想。

再如唐初的史家，如李百藥（北齊書）、魏徵（隋書）、姚思廉（梁陳書）、令狐德棻（周書）、李延壽（南史）諸人，在檢考前代的興衰得失時，一致認為六朝的淫靡文風，給予政治以不良的影響。於是都借着文苑傳、文學傳的序文，來攻擊六朝文學的風氣，同時又發揮宗經、尊聖、輔助教化、切合實用的文學理論。

自漢魏以來，迄乎晉宋，其體屢變，前哲論之詳矣。暨永明、天監之際，太和、天保之間，洛陽江左，文雅尤盛。……然彼此好尚，互有異同。江左宮商發越，貴於清綺；河朔詞議貞剛，重乎氣質。氣質則理勝其詞，清綺則文過其意。理深者便於時用，文華者宜於詠歌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，簡茲累句，各去所短，合其兩長，則文質彬彬，盡善盡美矣。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乖典則，爭馳新巧。簡文、湘東，啓其淫放；徐陵、庾信，分路揚鑣。其意淺而繁，其文匿而彩。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乎？

（魏徵 隋書 文學傳序）

唯王褒、庾信，奇才秀出，牢籠於一代。……由是朝廷之人，閭閻之士，莫不忘味於遺韻，眩精於末光。猶丘陵之仰嵩岱，川海之崇溟渤也。然則子山之文，發源於宋末，盛行於梁季，其體以淫放爲本，其詞以輕險爲宗，故能誇目侈於紅紫，蕩心逾於鄭衛。昔揚子雲有言：『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詞人之賦麗以淫』，若以庾氏方之，斯又詞賦之罪人也。（令狐德棻、周書王褒庾信傳論）

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。昔仲尼之論四科，始乎德行，終乎文學，斯則聖人亦所貴也。（姚思廉陳書文學傳論）

他們都是唐初人，語氣雖有輕重之別，但其主旨，卻都是鄙薄六朝文學的華靡，要建立一種切於實用的散文。窮其源必趨於復古，論其用必合於教化。他們或是政治家、歷史家，由他們這些理論看來，知道在初唐時代的學術界，要求文學改革的呼聲，已是很普遍的了。

唐代的古文運動，世人只注意韓愈、柳宗元，然在韓、柳之前，已有陳子昂、李華、蕭穎士、元結、梁肅、獨孤及、柳冕諸人提倡古體，不過尙未形成一個有力的運動。但柳冕的文學理論，實爲韓、柳古文運動的先驅。柳冕字敬叔，河東（今山西永濟）人，貞元中官福州刺史，全唐文中錄其文。他的文學觀念，強調尊聖、宗經的主旨，要以儒道來指導文學。指出文學衰弊的原因，是由於『六藝之不興，教化之不明』。因此，他對於屈原、宋玉以下的詩文辭賦，一概在輕視之列。他說：

文章本於教化，形於治亂，繫於國風。故在君子之心爲志，形君子之言爲文，論君子之道爲教。易云：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此君子之文也。自屈、宋以降，爲文者本於哀豔，務於恢誕，亡於比興，失古義矣。雖揚、馬形似，